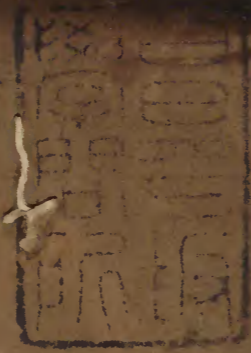


秋國策

一之三



内閣文庫			
八	五	漢	
言	一	書	
一	一		
九	三	類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113
冊數		4(1)
函號	286	132

嘉永
新史
共四
冊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校戰國策序

戰國策者先秦紀事之書也歷代儒者校注尚矣漢
有劉向氏高誘氏宋有曾鞏氏姚宏氏鮑彪氏元有
吳師道氏後出者詳漸加明備矣要其指歸堯舜三
王之餘戮而仁義聖智之蔽塞也何以言之攝權變
以鈎利蓄狙詐以交外倖近小以為得便苟偷以為
安其心隱忍其事欺謾其術鄙陋委瑣畔於正軌遠
矣而時君闇劣懽於禍患一切傾心聽之由是兵戈
徧於九域生民塗其肝腦古昔聖人休靜天下之澤
斬然無存嗟乎世變至此極矣當是之時秦獨強秦

人出關六國之人皆勳非兵戈之搆則要質之講非
應秦之敵則與國之合由是觀之雖有孟子仁義不
忍之心井田常產之政夫孰暇而聽之又安能施之
邪故曰堯舜三王之餘戮而仁義聖智之蔽塞也雖
然自春秋以還二百餘年之跡使無是書則湮鬱無
聞仰稽世變之學亦在所不可廢矣栢山李子汝賢
按治之暇出繕本以校注問余嗟乎覽墳籍者得其
義斯得其實矣故是書之校以大義疏暢為主辭義
人皆可達及姓氏里域歲月之不可必知者悉畧之
必俟釋其義而後辭可達者悉注之繆誤無所取證

與夫不能解者悉闕以俟之其曰注曰鮑注及三四
字無注者皆鮑注也其曰補注曰正注者皆吳汪也
間有諸注未明備者竊以已意疏之比類援義亦暢
達焉李子原本策文其補字倒字衍字皆從鮑吳二
家定本削去舊字便於誦習也為卷凡十西周十九
章東周二十六章秦六十八章齊五十九章楚五十
七章趙六十三章魏九十章韓五十九章燕三十二
章宋六章衛九章中山九章校成之日大參俞國昌
氏請被之梓以傳

嘉靖改元臘日儀封王廷相子衡序

戰國策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
中書餘卷錯亂相揉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
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
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
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
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
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
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
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

道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
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
博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
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以思其德下及
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
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
室五霸之後特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
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
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
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

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
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
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
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
昏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
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
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損禮讓而貴
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
人列為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放效後
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無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

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潛然道
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
權盡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
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兵革不
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齊不
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與
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
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主從橫
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帝
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

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償背秦秦人
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
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
秦帝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
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
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列以蠶食六國兼諸
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
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
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魏三
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

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
 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
 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
 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
 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
 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脫一故其謀扶急持傾為
 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
 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易
 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設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

向校戰國策書錄

校戰國策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為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

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
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
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
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
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
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
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
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
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
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

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
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
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
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與用
之無蔽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
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
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
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
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
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

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
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
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
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編校史
館書籍臣曾鞏序

戰國策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
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為戰國策雜以短
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
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
楚曰檮杌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無也司馬史記班
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為不正一舉而
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
觸龍納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
按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愛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

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子之所不能違也若之
何置之曾鞏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
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為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
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或失次故
肖立平字時次相揉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
疎畧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彪於
是考史記諸書為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說而存其
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
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
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

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
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
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國策校注序

先秦之書惟戰國策最古文最訛舛自劉向校定已
病之南豐曾鞏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後漢高誘為
注宋尚書郎括蒼鮑彪詆其踈略繆安乃序次章條
補正脫誤時出已見論說其用意甚勤愚嘗並取而
讀之高氏之踈略信矣若繆安則鮑氏自謂也東萊
呂子大事記間取鮑說而序次之世亦或從之若其
繆誤雖未嘗顯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見遂益得其
詳焉蓋鮑專以史記為據馬遷之作固采之是書不
同者當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於存古學莫

善於闕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殘文漢儒校經未嘗
去本字但云某當作某某讀如某示謹重也古書字
多假借音亦相通鮑直去本文徑加改字豈傳疑存
舊之意哉比事次時當有明徵其不可定知者闕焉
可也豈必強為傳會乎又其所引書止於淮南子後
漢志說文集韻多撫彼書之見聞不問本字之當否
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隱正義皆不之引而通鑑諸書
亦莫考淺陋如是其致誤固宜顧乃極詆高氏以陳
賈為孟子書所稱以伐燕為齊宣用是發憤更注不
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閔之年通鑑謂史失其

次也鮑以赧王為西周君而指為正統此開卷大誤
不知河南為西周洛陽為東周韓非子說秦王以為
何人魏惠王盟曰里以為他事以魯連約矢之書為
後人所補以魏幾鄢陵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
中山司馬子期為楚昭王御此類甚多尚安得詆高
氏哉其論說自謂翊宣教化則尤可議謂張儀之誑
齊梁為將死之言善周人詐以免難為君子所怨張
登狡獪非君子所排蘇代之詭為不可廢陳軫為絕
類離群蔡澤為明哲保身其說為孝樂羊為隱忍君
王后為賢智婦人韓幾瑟為義嗣衛嗣君為賢君皆

博義害正之甚者其視名物入地之差失又不足論也鮑之成書當紹興丁卯同時郊川姚宏亦注是書云得會稽孫朴所校以閣本標出錢藻劉敞校字又見晉孔衍春秋後語參校補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則大事記亦頗引之而世罕傳知有鮑氏而已近時後儀王應麟嘗斥鮑失數端而廬陵劉辰翁盛有所稱許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數而劉特愛其文采他國弗之察也呂子有云觀戰國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為據蓋以游士增飾之詞多矧重以訛舛乎輒因鮑注正以姚本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存其是

而正其非庶幾明事蹟之實求義理之當焉或曰戰國策者六經之棄也予深辨而詳究之何其戾鮑彪之區區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識融則異端雜說皆吾進德之助而不足以為病也曾氏之論是書曰君子之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皆知其不可為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愚有取焉爾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雖芻蕘不遺非雖大儒必斥愚何擇於鮑氏哉特寡學謏聞謬誤復恐類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願也泰定二年歲乙丑八月日金華吳師道序

國策之書自劉向第錄逮南豐曾氏皆有序論以著其大旨向謂戰國謀士度時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譏之曰為惑流俗而不篤於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聖賢之法而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其論正矣而鮑氏以為是特求其故而為之說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惡無善初無決擇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違若之何置之鮑之言殆後出者求備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已伯者猶知假義以為名仗正以為功戰國名義蕩然攻讎併吞相詐相傾機變之謀唯恐其不深押闔之辭

唯恐其不工風聲氣習舉一世而皆然間有持論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爾若魯仲連蓋絕出者然其排難解紛慷慨激烈每因事而發而亦未聞其反正明本超乎事變之外也况其下者乎當是之時本仁祖義稱述唐虞三代卓然不為世俗之說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書無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載其絕春申之書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聞孔氏之徒其存者僅僅一言又何略於此而詳於彼邪史莫大於春秋春秋善惡無善而聖人之心則欲寓褒貶以示大訓是書善惡無所

是非而作者又時出所見不但記載之為談季子之金多位高則沾沾動色語安陵嬖人之固寵則以江乙為善謀此其最陋者夸從親之利以為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雖甚矣實不顧也則雅於鄭則音不純置薰於猶則氣必奪善言之少不足以勝不善之多君子所以舉而謂之邪說者蓋通論當時習俗之蔽舉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正書志列於縱橫家亦有見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義士之行不係於言者而其繼春秋抵秦漢載其行事不得而廢曾氏固已言

之是豈不知其為史也哉竊謂天下之說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於是書也考事變究情偽則守益以明小人之於是書也見其始利而終害小得而大喪則悔悟懲創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嘗知是書而其心術行事無不合者使其得是書而究之則將有不為者矣然則所謂明其說於天下為放絕之善者詎可訾乎

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為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
 得錢唐顏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
 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
 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雜見
 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為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
 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
 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者其要
 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衡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
 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矣雖

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
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
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戰國策校注序

至正初祖仁始登史館而東陽吳君正傳實為國子
博士吳君之鄉則有王文憲何文定金文安許文懿
諸先生所著書君悉取以訓諸生匡末學後君歸丁
母艱病卒祖仁亦嘗聞君校注國策考覈精甚而惜
未之見也今季夏浙西憲掾劉瑛廷脩隨僉憲伯希
顏公來按吳郡一日囊君所校策來言曰正傳吾故
人今已矣不可使其書亦已吾嘗有請於僉憲公取
於其家且刻梓學宮君宜序之幸母辭祖仁竊惟古
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諸身其居官也本諸家其訓人

也本諸已其安時也本諸天文其餘也而况於言乎
是故不以言為上而後之為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計
為高而後之為計者莫能高也周衰列國兵爭始重
辭命然猶出入詩書接據遺禮彬彬焉先王流風餘
韻存焉壞爛而莫之存者莫甚於戰國當時之君臣
惴惴然惟欲強此以弱彼而遊談馳騁之士逆探巧
合疆辯深語以聞爭諸侯矜其美守雖其計不可行
言不可踐苟有欲焉無不售也苟有隙焉無不投也
卒之諸侯不能有其國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蘇秦之
屬不旋踵勢敗而身償由此觀之非循末沿流不知

其本故耶是策自劉向校定後又校於南豐曾鞏至
括蒼鮑彪病高注踈謬重定序次而補闕刪衍差失
於專時有議論非悉於正故吳君復據刻川姚宏本
參之諸書而質之大事記以成此書其事覈而義正
誠非鮑比古書之存者希矣而諸儒於是書校之若
是其精者以其言則季世之習而其策則先秦之遺
也予何幸得觀吳君此書於身後且知其所正者有
所本而又嘉劉掾不以死生異心而卒其志也故不
復辭而為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浚儀陳祖仁序

括蒼刊本序

余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郡例鑿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版本乃取家舊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為多自曾南豐已云疑其不可考者今據所藏且用光輦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昔袁悅之還都止齋戰國策曰天下要惟此書而李權從秦交借戰國策交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為蓋學者好惡之不侔如此夫是非取舍要當考合乎聖人之道以自擇要之此先秦古書其叙事之備太史公取以著史記而文辭高古子長實取法焉

學者不可不家有而日誦之故余刊書以是為首云
紹興四年十月魯人耿延禧百順書

戰國策卷第一

西周

安王

仲殺弗相僂

○湯豎蕩策陽堅

嚴氏為賊而陽豎與焉道周

鮑注出

周君留之十四

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

客謂周君正語也直言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

陽豎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小國不足以

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也

赧王

周共恭太子死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適

適丁應反注云適專

王莽曰此時周令不行以
韓弱小之國而亦足以
讓周紀法之不振亦至
此極哉

也立也司馬翦謂楚王曰何不封公子咎鮑注封

資而為之請太子鮑注請於周左成謂司馬翦曰

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

君曰孰欲立也微告翦翦令楚王資之以地公若

欲為太子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鮑注楚相唐夫

空注云唐高同曰王類欲令若為之鮑注楚相唐夫

使太子此健強悍士也居中不便於相國注云言

中用事不便於相國必從相國令之為太子

謂齊王失言謂而後放此人曰王何不以地齊持以周

最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馬悍以賂進周最於周

左尚謂司馬悍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

周也公不知謂周君曰何欲置令人微告悍悍令

王進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

為太子也臣為君不取也函冶氏為齊太公買良

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責取買越人請買

之千金折而不賣雖千金猶為折將死而屬其

子曰必無獨知欲使衆識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

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

實空果而讓之於最以嫁之於齊鮑注齊猶賣君

標里疾秦惠王命

游騰周人

呈祖嫡曰不直說先引
二事為喻妙

以二國為惑神曰一本
戒之注以二國為惑也

愛國異本作愛國

為多巧最為多詐君何不買信貨哉鮑注可知信之
貨非獨知也

秦令標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平注云百

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

智伯欲伐公由國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

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

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標里

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故使

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言護衛疾也而實囚之

也周君豈能無憂國哉恐一日之亡國而憂大王

楚王乃悅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

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

為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

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中正注曰古仲字省曰公不聞楚

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鮑注罷疲倉廩

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

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

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

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中曰善哉

○月紀注湯翟者雍氏城
韓注注報王三十五年楚
再圍雍氏以十五年也

○昭應楚將也

薛公請郭君田嬰之
子孟嘗君田文也罷其
父封薛

○為強 鮑注為猶而

吾使者已行矣伐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中怒
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
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鮑注折猶歸秦聞
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鮑注節符信也行者所不
通其使是公以敵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中
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殺雍氏
而去

薛公以齊為韓魏攻楚又與韓魏攻秦而藉兵注云藉猶
借乞食於西周韓慶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為
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為強韓魏今又攻秦

○敵也 鮑注周也

以益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
齊必輕矣夫本末更盛虛實有時竊為君危之君
不如令敵邑陰合為秦而君無攻又無藉兵乞食
注云勿示君臨函谷而無攻令敵邑以君之情注
秦以弱欲也謂秦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張韓魏所以進
兵者欲王令楚割東國以與齊而秦出楚王以為
和君令敵邑以此惠秦注云秦得無破而
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言秦必楚王出必德
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世世無患秦不大弱而
處之二晉之西二晉必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慶

○楚宋不利至國也 三國不
攻秦而解故秦德之秦
德之則和而不利於楚宋

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藉兵乞食於周

三國攻秦反西周恐魏之藉藉借道也為西周謂魏

王曰楚宋不利秦之德三國也彼且攻王之聚注

罷罷落以利秦注云若為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注

舍軍次也設舍速東無實之費矣

韓魏易地西周弗利樊餘謂楚王曰周必亡矣韓魏

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注云易地則魏亦有

於得所以為之者盡包二周多於二縣九鼎存焉

魏雖多亡然且為之者以包二且魏有南陽鄭地

三川而包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韓兼兩上黨以

臨趙即趙羊腸以上危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楚

王恐因趙兵以止易言楚趙以兵止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

兌曰君不如禁秦之攻周趙之上計莫如令秦魏

復戰注云魏有秦今秦攻周而得之則眾必多傷

矣秦欲持周之得注云持必不攻魏若攻周而不

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必不攻魏今

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注云講而全趙令其止

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秦去周必復攻

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注云凡言重

○李兌趙司寇

制於人者也。若魏不講而疾支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

之，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也。秦母恢謂周君曰：溫

囿不下此而又近，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

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為王有患

也。周君謀主也。注云：猶為天子故。而設以國為王，扞秦以

扞，為秦也。而王無之，扞也。注云：無為。臣見其必以國

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

上黨絕矣。魏王曰：然則奈何？秦母恢曰：周君形不

○小利 增溫囿

好小利。國勢小多憂虞，事秦而好小利，有秦助則

得游觀。今王許成三萬人與溫囿，周君得以為辭於

父兄百姓而利溫囿，以為樂，必不合於秦。臣嘗聞

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

歲百二十金，是上黨無患而贏四十金。魏王因使

益郊致溫囿於周君而許之，戊

犀武敗，周使周足調相也。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

君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美惡之惡，下向也。主君

之臣又秦重而欲相者，且惡臣於秦。此相人欲代其

使事而使秦惡之。而臣不能為使矣。臣願免而行。注云：梳

○主君 稱周君 秦之所重

○田藝衡曰一輕一重
一善一惡是位尋說
比

欲順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重秦謂
謂若注云以下或故使相往行而免且輕秦也公
人復與是言也必不免勢必不公言是而行言以此善於交善於
秦是公之事成也交惡於秦不善於公者且誅矣

謂惡足於秦者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祁者
四皆白起是攻用兵借謂言用兵也又有天命
也之助天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
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
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

射也矣注云意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

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

支如支撐之支取其直也左右謂臂列女傳云左
手如拒右手如附技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射之
法也客不能教以此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

以善息言百中之時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鈞一發

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

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

塞過两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

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楚兵在山南伍得將為楚王屬怨於周屬連也或謂

唐順之曰此陳平所
謂以間范增也

除去撤也

不敬與也 鮑注與
之道 正曰謂鼎也
田藝衡曰以此止周
君無他辭也心謀
如善
后昭王世宣太后
也

單國策卷之五

六

周君曰不如令太子將軍正迎伍得於境將正
也與之同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軍君作之重
伍得也因泄之楚曰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
曰謀楚楚名即銘謂周君云此周問伍得之器必謀
王必求之而伍得無効也嘗得周之器安能効
王必罪之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假道謂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
子謂周君曰除道屬之於河謂在韓魏必惡之楚
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注云道曠必救韓魏而攻
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周之間若四國

弗惡君雖不欲與也楚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注云意或為周君謂魏王曰秦

召周君將以使其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

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往注云以魏兵周

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而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謂上恐不如譽秦王之孝也因

以原為太后養地供養之地秦王太后必喜是公

有秦也有猶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

入秦者必有罪矣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曰為國之計者不攻周攻周

宛屬南陽故申伯國

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其聲勢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敵於周注云攻雖勝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罷秦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宮他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秦飢而宛亡鄭恃魏而輕韓魏攻蔡而鄭亡邾莒亡於齊陳蔡亡於楚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注云援國今君恃韓魏也秦助魏今君恃韓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陰合於趙以備秦則不毀

戰國策卷第一終

戰國策卷第二

東周

惠公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於無道也欲與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謂盡心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

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
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涂道塗也
問其路所出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
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
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
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
之中其日久矣石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
涂之從而致之亦何顏率曰敝邑固稱為王患之夫
鼎者非效壺醯將曹說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
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並喻其離然止於齊者昔

周之代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
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壯卒服具所以備者
稱此備預備也稱以者猶史言他物稱是謂今大
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
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注云雖許之顏率曰
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
乃止

秦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為如何對曰宜陽必
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
仲之軍二十萬景翠變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

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
旦也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得留秦王不聽群臣
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
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柰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
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
死不如背秦援宜陽始以救韓公進兵秦恐公之
乘其敝也必以進兵以下必以實事公公仲慕公之
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宜陽景翠果進兵
秦懼遽効者秦絕韓氏果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
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曰西周者
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可以德

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注欲韓出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注和二國齊明正

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知謂楚韓曰西周之

欲入寶持二端注言東兵急則已今東周之兵不急

西周西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趨我

攻西周注楚疾也督使疾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

取寶以德之也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西周不下水東周患之蘇子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燥也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其水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昭獻在陽翟周君將令相國往注往與獻會相國將不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陳封之楚令向公之魏注此言曠昔之事陳向皆在周而位在相下楚韓

之遇也注亦其王遇主君令葉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

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主君將令誰往注言必往君自往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於秦史釐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叔曰秦

敢絕塞而伐韓者注謂橫度塞障也信宋周也公何不與周地注以地與周也發重使注使周發使使之楚秦必疑不信

又謂秦王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於韓而聽

周注秦楚相國之國也周使使楚故秦疑其圖已而不信用是韓不伐也注秦伐秦不伐

於秦也

楚攻雍氏周張秦韓音張張也言周以糧餉秦韓楚王怒周周之

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而怒周周恐必

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之敵也故王不

如遠解周恐彼前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秦曰君不如令王聽最以地合於

魏趙地周故必怒合於齊注怒最而反其所合是君以合齊

與強楚吏產子鮑注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國可至再世吏字當作更平

聲君若欲因最之事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言若不廢最之事則君合齊而最合趙魏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絕敗三

國注韓三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以孤秦謂

之勢弱則亦將觀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

敗三國則賣宋於三國宋當作秦謂應秦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赫不忠於

宋不應秦則應三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曰欲秦趙之

相賣乎何不合周最無相使韓魏之視之不可離注

示同二國同相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最可見文之固

為周最謂魏王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注言其將不利

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注勁趙以兵使趙不敢戰恐

秦不已收也注遠其勁之意先合於齊秦趙爭齊注秦伐

齊趙欲合齊故云爭齊而王無人焉不可注無主其王不去

周最合與收齊則伐齊無因事矣言王不令周最

齊而徒以兵急之則伐齊何所因依乎

謂周最曰魏王以國與先生與謂之貴合於秦以伐齊

猶欲薛公故上疑有脫字故主輕忘其薛不顧其

先君之立墓而公獨備虛信為茂行言最在魏無

以秦伐齊之形是備虛信以為茂行矣明群臣據故主在魏明也言最

臣以守故主之心不與伐齊產以忿強秦不可產字與伐

齊則秦怒矣公不如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

不能傷齊而有變臣請為救之而如通料齊之勢

請王為無變王遂伐之如齊勢強雖伐而無大變

且秦為齊奴也如累王之交於天下不可怒謂秦

之怒齊也秦怒齊而翹以故不伐齊是累王之交親矣王為臣賜厚矣臣

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言最得入齊則王賜於

秦矣之累於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鄭朝曰君勿患

也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周君子之鄭朝獻之趙

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卜謹之曰

周之祭地為祟趙乃還之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

我國身... 卷之二

寶珠主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

鮑注國小必諸侯以求援不可

賂故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

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

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

輕若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言求之無益又費財焉

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欲

矣

三國隘也秦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也留其行有

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

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處使也

處所秦必重公是公重周以取秦也相重於周則周得秦矣

齊重故有周而已取齊齊國亦天下重之者舊亦嘗忘周是周已得齊矣

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宮他亡西周注以罪去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

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子金

三十斤馮睢使人操金與書問遺宮他曰昔宮他

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久且泄自令身

死因使人告東周之侯曰今夕有姦入當入者矣

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昭翦與東周惡有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昭翦曰

何也曰西周甚憎東周嘗欲東周與楚惡謂西周

東周與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謂西周

楚相惡而詐言東以惡之於王也謂惡東昭翦曰善吾文

恐東周之賊已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謂東周賊

翦輕西周而西周遽和東周翦因畏禍遂

周最謂呂禮曰子何不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子

秦攻齊齊欲免子以齊事秦必無慮矣子因令最

居魏以共之與齊俱是天下制於子也子東重於

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重矣

謂薛公曰周最於齊王厚也而逐之聽祝弗齊相

呂禮者欲取秦也上文所謂秦齊合弗與禮重矣

有齊秦必輕君言二子重於齊君弗如急北兵趨

趙以秦魏有以字下收周最以為後行後作厚行

下孟反言最本厚於且反齊王之言齊王始信弗

兵趨趙和秦魏收周最則以禁天下之率齊變齊

無秦天下果弗必走果史作集謂齊不事秦則齊

王誰與為其國言必重文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曰逐周最聽祝弗相呂禮

者欲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注秦得齊則

天下得天下則夫秦齊合則趙恐伐恐秦伐之故急兵

以示秦趙魏秦以趙攻與之齊伐趙其實同理

必不處矣故用祝弗即天下之理也不可解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前見賢通反謂言之相工師

籍恐客之傷已也傷毀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

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好毀人

周文君免工師籍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

心謂憂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已

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

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

齊桓公宮中女市文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

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以夫為家管仲以掩桓

公非自傷於民謂管仲為此則勝民而非民毀之然

於民也春秋記臣弒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

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故衆庶成強言師

得增積如山周君遂不免卒相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問其卷而不知

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孫周人而自謂非

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

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不善齊者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

下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已而又知趙之難子不敢

齊人戰恐齊之合必先合於秦齊人以戰為懼秦

齊合則公之國虞矣也公不如救齊因佐秦而

伐韓魏上黨長子並韓地趙之有已公東收寶於秦

故南取地於韓魏因以困徐為之東則有合矣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正注曰負恃戰

勝秦且收齊而封之收齊地而疆理之使無多割而聽天

下之戰秦與天下之國有不勝國大傷不得聽

秦正注曰趙合秦與齊戰不勝秦盡韓魏之上黨

太原西土秦之有已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

晉之命覆國且身危是何計之道也

石行秦謂大梁造秦爵梁作良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

兩周辯智之士備謹待謂周君曰君不如令辯智

之士為君爭於秦注謂秦欲卑周爭者爭此

戰國策卷第二終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戰國策卷第三

秦

孝公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為相封之於商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極猶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暮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安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持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蒞政有頃商君言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

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
商君反為主大王更補注曰為臣也且夫商君固
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商君歸還惠主車裂
之而秦人不憐

惠文君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
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
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
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
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

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
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
者不可以高飛文章法令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
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以不可以
煩大臣注逆人心則行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
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
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
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
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
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約也親天下為一

約從連橫兵革不戢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
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百姓
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
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言敵其聲
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
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
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
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績之寬則兩軍相攻
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
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

誣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
主忽於至道皆惜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
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
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之
絕去秦而歸嬴滕履蹻嬴通滕行纏也履蹻蹻也負書擔囊
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
媵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
為夫媵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皆秦之
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
誦之簡練簡擇也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

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
取卿相之尊者乎暮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
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
之下以因燕烏集闕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
君受相印車馬百乘錦繡千純四端為純白璧百雙黃
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
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
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
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
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

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
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轂連騎炫
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
特窮巷掘門掘窟古字通桑戶棊樞之士耳伏軾搏銜
法搏銜也猶言類銜也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
口天下莫之仇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
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身
而聽媵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媵小拜謂蘇
秦曰媵何前倨而後卑也媵曰以季子位尊而多
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予富貴則親戚畏

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秦惠王謂寒泉子

注秦子

曰蘇秦欺寡人欲以一人

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故先

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

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

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

喻諭也告諸寒泉

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使

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楚魏戰於陘山

魏許秦以上洛以絕秦於楚

使楚不魏

戰勝楚敗於南陽秦王責昭於魏魏不與管淺謂

秦王曰王何不謂楚王曰魏許寡人以地今戰勝

魏王背寡人也王何不與寡人遇遇猶會魏畏秦楚

之合必與秦地矣是魏勝楚而亡地於秦也是王

以地德寡人秦之楚者多資矣注之往也言將以

魏弱言魏本弱若不出地則王攻其南寡人攻其西魏

必危秦王曰善以是告楚楚王揚言與秦遇魏王

聞之恐効上洛於秦

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此下有楚

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秦

補注云別本以此是以鯉與之遇也敵邑之於與

遇善之故齊不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文多不解

楚王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

不如留之以市地注言使鯉楚王聽則不用兵而

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不如景鯉者是便計

也秦王乃留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

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齊魏皆且割

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為昆弟國謂楚秦

齊魏割地耳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謂秦示天下

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謂秦楚知秦之孤不與

地而外結交以圖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
出之

楚攻魏張儀謂秦王曰不如與魏以勁之與猶魏戰

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

取之王用儀言取皮氏卒萬人車百乘以與魏犀

首戰勝威王魏兵罷敵恐畏秦果獻西河之外

田華之為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

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

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

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虜而憚宮之奇存

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補注曰修文御覽引周書曰美男破產美

居女破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

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為王能害

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之善用兵與陳軫之

智故驕張儀以五國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

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張儀又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馳陳楚之間今遂不加

善秦而善軫然則是軫自為而不為國也且軫欲

去秦而之楚王何不聽乎也王謂陳軫曰吾聞

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陳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

信也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曰孝已

愛其親天下欲以為子子死而忠乎其君天下欲以

為臣賣僕妾售子閭巷者良僕妾也出婦嫁鄉曲

者良婦也吾不忠於君楚亦何以軫於忠乎忠且

見棄吾不之楚何適乎秦王曰善乃止之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為王臣常以國

情輸楚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

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

聽子子欲何之請為子約車對曰臣願之楚王曰

儀以子為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宜安之

也宜作且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謀
其所而明臣之楚與否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長
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
妻者死者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
容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
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為詈人
也今楚王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為人臣而常
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
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
果安之王曰夫軫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

必之楚寡人遂無柰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
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行道之人
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為臣孝已
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
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
於王楚何以軫為忠忠且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
乎王以為然遂善待之

義渠君之魏地注云西也此郡有義渠道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
遠臣不得復過矣注不從請謁事情注謁義渠君
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燔獲君

之國補注云燭即襄言中國為有事於秦凡言

伐則秦且輕使重幣注云輕言而事君之國也義

渠君曰謹聞令居無幾何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

曰義渠君蠻夷之賢若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注

安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

義渠君致群臣而謀致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

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注帛作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

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注轅轅緱氏當屯留之

道屬上黨即太行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

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

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藉按天子

以令天下注疏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天

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

名注伯玉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

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

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

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

王者務博其德三寶者備而王隨之矣謂王今王

戰國策卷之六十三

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後事於易易其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按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注實不貪也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謂天下王注云史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下文云與臣之所謂危是也今無矣字則以欲字為句而危字自亦奇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

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不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無傷惠王曰善寡人聽乎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懼于為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為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齊不離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

大大王注猶過唯儀之所甚願為臣者亦無大大王
 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
 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
 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
 令謂從事於命而儀不得為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
 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
 齊弱則必為上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
 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
 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殺得商於之地方六百
 里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

殺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
 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
 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
 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
 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
 孤國其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絕齊後責
 地且必受欺於張儀注言儀必背約受欺於張儀王必惋
 之說猶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
 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
 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讒說

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辯言不徒多與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高注初王使於齊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高注事一云乎乎字是言賂地雖有亡勝齊得地足以相償是國尚全而無缺也王今已絕

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軫原仕秦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國事也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為子主計以其餘為寡人乎為楚謀復陳軫曰王獨不聞

戰國策卷之六

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
誠病乎意亦思乎吳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
正注云楚本誠思則將吳吟惟吳人今軫將為王
作不知是誠思則將吳吟惟吳人今軫將為王
吳吟注言不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
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戾猶
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
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無兩虎也無刺一
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敗王
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
逆者唯王可也覆謂反覆逆謂不順計畫聽計者
納而能知覆逆者唯王能之計者

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
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謂反覆計難亂聽無失本
末者難惑則難眩惑
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讎謂公孫衍曰不知
也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穉里子於國三人
者皆張子之讎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
秦矣

武王

張儀欲假秦兵以救魏左成謂甘茂曰不如予之魏
不反秦兵注謂敗而張子不反秦
注謂懼秦以魏
死傷者多張子不反秦

若反秦兵張子得志於魏不敢反於秦矣注云懼秦疑其

魏張子不去秦張子必高子高尊貴也言儀若不

張儀之殘擄里疾也殘猶害重而使之楚重貴也因令楚

王為之請相於秦張子謂秦王曰重擄里疾而使

之者將以為國交也結內國今身在楚楚王因為

請相於秦臣聞其言曰王謂楚欲窮儀於秦平臣

請助王楚王以為然故為請相也今王誠聽之彼

必以國事楚王秦王大怒擄里疾出走

張儀欲以漢中與楚請秦王曰補注請有漢中當作謂

漢中乃種樹不處者人必害之人必折而害之

家有不宜之財則傷注非所宜得者今漢中南邊

為楚利此國累也甘茂謂王曰地大者固多憂乎

天下有變注謂害於秦王割漢中以楚和言以地楚必

畔天下而與王王今以漢中與楚即天下有變王

何以市楚也

為魏謂魏冉曰鮑注楚人宣太后弟後武穆侯傳言

其合公聞東方之語乎謂山曰弗聞也曰辛張陽

母澤正注云此章多難通此類猶難知下說魏王

薛公公叔也曰臣戰戰主契國以與王約與楚戰

軍行載之舊且告馬契必無患矣若有敗之者臣

請挈領其項以誅之請持然而臣有患也患楚與秦合夫

楚王之以其國依丹也而事臣之主臣辛張戰也

辯魏齊也此三人故各舟此臣之所甚患也此下勃說

今公東而因言於楚也公謂丹東之楚是令張儀

之言為禹丹果與楚合是儀之謀伴禹也而務敗

公之事也欲三國是儀之說必公不如反公國謂

秦德楚而不施恩惠而觀薛公之為公也觀其於

觀三國之所求於秦而不能得者請以號三國以

自信也注為韓魏齊請其所欲於秦觀張儀與澤

之所不能得於薛公者而公請之以自重也注薛

不與儀者丹為之請而得則儀重丹而丹亦自重矣

醫扁鵲周禮釋文姓秦名少齊越人似非名字見秦

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其病去左右曰君之病

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

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注云石對

病投棄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

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而寡

人死不朽乎補注手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

令向壽輔行注云輔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

曰魏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補注

壽告王勿攻果能致王勿攻皆壽之功矣向壽歸

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

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賦名為縣

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倍者行數千里而攻之難

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

上庸補注大事記云本庸國今天下不以多張儀

而昭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伐中山三年而拔之

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

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竊祿之臣也

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言挾韓而議

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

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姓而殺人

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

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

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

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

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

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適會

臣恐王為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

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
也擄里疾公孫衍二人在中爭之王王將聽之
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
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宜陽之後馮章謂秦王曰不拔宜陽韓楚乘吾敝國
必危矣不如許楚漢以懼之楚懼而不進韓必
孤無柰秦何矣王曰善若果使馮章許楚漢中而拔
宜陽楚王以其言責洪洪中於馮章馮章謂秦王曰
王遂亡臣許為秦逐之因謂楚王曰寡人固無地而許
楚王

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言士卒不前秦之右將有

尉尉對曰公不論兵言不以兵治士必大困甘茂曰我

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以釣也今攻宜陽

而不拔公孫衍擄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

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正注曰一本作請明日鼓

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死也於是出私

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宜陽未得秦死傷者衆甘茂欲息兵左成謂甘茂曰

公內攻於擄里疾公孫衍而外與韓朋為怨今公

用兵無功公必窮矣公不如進兵攻宜陽宜陽拔

則公之功多矣是擣里疾公孫衍無事也注云不
秦衆盡言死怨之深矣

宜陽之役楚畔而合於韓秦王懼甘茂曰楚雖合韓
不為韓氏先戰韓亦恐戰而楚有變其後韓楚

有背約韓楚必相御也注云御猶制也二國

言於韓謂以言而不餘怨於秦言不多臣是以知
其御也

宜陽之役揚達謂公孫顯曰請為公以五萬攻西周

得之是以九鼎抑甘茂也得九鼎則功大不然秦

攻西周天下惡之其救韓必疾則茂事敗矣注云

而不勝亦
足以敗茂

秦王謂甘茂曰楚客來使者多健與寡人爭辭注云

強寡人數窮焉注辭為之奈何甘茂對曰王勿患

也其健者來使則王勿聽其事言聽其需弱者來

使則王必聽之然則需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王

因而制之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立言與茂

功之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于甘茂之吏道而聞

之注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

敢再拜賀王曰寡人托國於子焉更得賢相對曰

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甘茂約秦魏而攻楚楚之相秦者屈蓋為楚和於秦

秦啓關而聽楚使甘茂謂秦王曰誅於楚謀誘也而不使魏制和注制也楚必曰秦驚魏魏不說而合於

楚楚魏為一國恐傷矣王不如使魏制和魏制和

必說王不惡於魏則寄地必多矣寄疑割地以和言楚割地以和

我必多矣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

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

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

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

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

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

夫差樓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

於宋遂為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

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

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

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

注雅推同徒兩周之彊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
言據有之
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正注云尾
終也即上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
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
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人
以行方及畔即此言末路之難今六王皆有驕色
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
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
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
墨之外以為權言繫秦楚之輕重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

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
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
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
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
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昭襄王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
女子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
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

慶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於餘
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慶女妾自以為
有益於慶女何為去我慶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
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
幸無我逐也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
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散塞
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
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
重其贖厚其祿以迎之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
出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

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偽為齊王曰甘茂賢人也今
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為
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
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眾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
之上卿命而慶之

獻則謂公孫消曰公大臣之尊者也數伐有功所以
不為相者太后不善公也平戎者太后之所親也
今仁於秦在東周公何不以秦楚之重資而相之
於周乎使相楚必使之矣言必為楚用有利於楚是幸戎有
秦楚之重太后必說公公相必矣

三國攻秦入函谷秦王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言
入寡人欲割河東而講謂講和對曰割河東大費也
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族當任其事王何
不召公子池而問焉王召公子池而問之對曰講
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
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注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
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
危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
也王曰鈞吾悔也盜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
也寡人決講矣平使公子池以三城講於三國三

國之兵乃退

薛公為魏謂魏冉曰文聞秦王欲以呂禮收齊注收猶取
也禮特相齊故親禮所以取齊以濟天下君必輕矣齊秦相聚以
臨三晉禮必并相之注相齊及秦是君收齊以重呂禮
也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君必深君不如勸秦王
令敝邑卒攻齊之事謂終其攻齊之事也齊破文請以所得
封君薛即齊齊破晉強秦王畏晉之強也必重君以取
晉齊與晉敝邑而不能支秦言晉雖得薛而不能敵秦晉必重
君以事秦是君破齊以為功操晉以為重也破齊
定封而秦晉皆重君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

窮矣

冷向謂秦王曰向欲以齊事王使攻宋也宋破晉國危安邑王之有也燕趙惡齊秦之合必割地以交於王矣齊必重於王則向之攻宋也且以恐齊而重王王何惡向之攻宋乎向以王之明為先知之故不言

謂穰侯曰為君慮封若於除宋罪重齊怒須殘伐亂宋宋殘伐之德強齊齊強須定身封此亦百世之一時已

謂魏冉曰楚破秦秦不能與齊懸衡矣秦二世積節

於韓魏而齊之德新加焉齊秦交爭韓魏韓魏東聽則秦伐矣齊有東國之地方千里楚包九夷又方千里南有符離之塞北有甘魚之口權懸宋衛

言載其宋衛乃當阿甄耳言二國止當利有千里者二富擅越隸秦烏能與齊懸衡韓支分方城膏腴之地以薄鄭兵休復起足以傷秦不必待齊

五國罷成臯秦王欲為成陽君求相韓魏韓魏弗聽秦太后為魏冉謂秦王曰成陽君以王之故窮而

居於齊今王見其達而收之亦能翕其心乎王曰未也太后曰窮而不收達而報之恐不為王用且

收成陽君失韓魏之道也

秦取楚漢甲再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
乃南襲至鄧楚王引歸後三國謀攻楚恐秦之救
也或說薛公可發使告楚曰今三國之兵且去楚
楚能應而共攻秦雖藍田豈難得哉况於楚之故
地楚疑於秦之未必救已也而今三國之辭云則
楚之應之也必勸是楚與三國謀出秦兵矣秦為
知之必不救也三國疾攻楚楚必走秦以急秦愈
不敢出則是我離秦而攻楚也兵必有功薛公曰
善遂發重使之楚楚之應之果勸於是三國併力

攻楚楚果告急於秦秦遂不敢出兵大有功

薛公入魏而出齊女

注云魏公子負芻之韓春謂秦母薛公惡齊故逐之

王曰王何不取為妻以齊秦去魏劫即則上黨秦

之有也齊秦合而立負芻負芻立其母在秦則魏

秦之縣也已

注云言負芻以母故必事秦

珉欲以齊秦而困薛

公

言欲以齊秦劫魏

佐欲定其弟

注佐負芻庶兄定其立

臣請為王

因珉與佐也魏懼而復之

反齊女

負芻必以魏歿世

事秦齊女入魏而怨薛公終以齊奉事王矣

謂魏再曰和不成兵必出白起者復將戰勝必窮公

不勝必事趙從公公又輕公不若母多則疾到

涇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令田章以陽武合於
趙而以順子為質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
陽武賜敵邑而納順子欲以解伐敢告下吏秦王
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
不可信言齊反覆恃大國不義以齊為不義以告敵邑
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言趙與秦二社今又
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益
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為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
來者之言曰秦且兵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
之敵邑之王注云以人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

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
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
為不信不為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
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敵晉而後制晉
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辟猶以千鈞之
弩潰灘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
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為制於秦齊恐則不交
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
齊舉兵而為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
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

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
韓魏必無上黨哉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而懼
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
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
以伐齊矣

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注云冉別封藉君

天下數年矣藉以制天攻齊之事成陶為萬乘蓋

地於陶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霸之事也

攻齊不成陶為鄰恤而莫之據也正注云攻齊不

國得之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

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為時時至弗失

言天時非人所能為但聖人時至能不失耳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為

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

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之大時也已因天

下之力伐離國之齊即惠王之恥成昭王之功除

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

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

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

非以此時也成君之功除君之害秦卒有他事而

後齊齊秦合其讎君必深矣扶君之讎以誅於燕

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疾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于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鴛鴦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物至而反冬。

夏是也，致至而危，累暴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

有二垂，西北此後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

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以絕

從親之要，言不與齊通約也。今王使成橋守事於韓，成橋

已北入燕，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言

出地割於秦。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

之門，舉河內，拔燕，燕魏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

翔而不敢校，校猶相敵對。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

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立小黃

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

斷齊秦之要絕楚魏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
 救也王之威亦憚矣憚言可畏憚也王若能持功守威
 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肥疑作誠使無復
 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
 衆恃甲兵之強一毀魏氏之威史一作乘而欲以力臣
 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
 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智伯
 敗於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夫差
 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

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為越
 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
 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
 今王妬楚之不毀也注謂無傷而忘毀楚之強魏也楚
 不能魏魏臣為大王慮而不取詩云大武遠宅不
 涉後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他人有心
 予忖度之躍躍躑躅兔兔遇犬獲之今王中道而信韓
 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
 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
 無重世之德於韓魏重世猶再世而有累世之怨焉夫

此國策卷之三

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亡於秦者百世矣高注百一作累
 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割腹折顛首身分離暴骨
 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
 路鬼神孤祥無所食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
 為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
 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也問
 王將藉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
 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
 陽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
 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

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秦楚之兵構而
 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銓胡陵碭蕭相故
 宋必盡相以七邑皆故齊人南面泗北必舉此
 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也而王使之獨攻與秦
救上邑及泗北是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姚
二國獨攻楚也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鮑注
劉本字以是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鮑注
無於字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鮑注
同言與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鮑注
之敵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於秦矣鮑注
患言齊東北倚負河海止西天下之國莫強於齊
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補注詳其事以
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

信齊雖未能為帝以之制秦夫以王壤土之博人

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地於楚注字有并誤誠令

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

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受自王襟以山東

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候注云此若

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

陵不往來也魏注言韓不相通如此而魏亦關內候矣王

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內當作外或注地於

秦齊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

要絕天下也言秦地自西海巨是燕趙無齊楚齊

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注云以危持劫齊楚

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注痛言攻

段產謂新城君注并戎也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而不能

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

使人毋議臣於君注言已能無議王不願君察之也

段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

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

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

里何也曰子繹牽長注云繹索故繹牽於事萬分

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

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注云言障於其下者是纏牽長也

〇〇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莅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眾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利其道注利通達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人主姚本作庸主史同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利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曾不足以當楛質楛質質鎖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

試於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於前者耶言薦任者得人無有前後反覆獨不可重之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祿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注云皆取於人下有明者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凋榮也喻不以禮待賢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

臣愚而不闔於王心耶注云闔合同亡其亡無通無其猶無亦言

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賤謂舉臣之人非若是也則

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注職也望見足下而入之

書上秦王說之因謝王稽說姚云一本使人持車無說字

召之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今

者義渠之事急寡人日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

寡人乃以身受命躬竊聞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

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

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問秦王復請范雎曰唯

唯若是者三秦王跪注長跪也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

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

身為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身若是者交疏也已

一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姚本無其言深

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為帝

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

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

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

注云處猶在也謂欲陳之事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

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為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賁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夫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

加之以幽囚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與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與漆身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斃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於生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

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天以寡人恩先生注云
同亂也而存先王之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
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
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
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
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
攻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
當諸侯譬若施韓盧而逐鴛兔也霸王之業可致
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
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雎

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
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注以意欲少
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大義矣王之計大今見與
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
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膏寸之地無
得者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
露言罷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
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
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王不知遠交而近攻得寸
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

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注此言近今韓魏中國之處於天下之樞也言樞紐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注云言雖不能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慮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范睢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注睢後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

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於韓姚本此下有王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柰何范睢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范睢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注擅專也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涇陽華陽擊

斷無諱注擊斷謂刑人無諱言不避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

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

傾而今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其威

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剖符

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

陶國敵御於諸侯注國謂秦御言為諸侯所制戰敗則結怨於

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

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

齒管齊之權管主也言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專權也

昔而死李兌用趙滅食主又百日而餓死今秦太

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

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於廟朝矣且臣將恐

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

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於關外昭王謂范

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

以為父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名地有神叢與祠叢也恒

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注也曰吾勝叢叢藉我神

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

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

年國之書卷之三 一七
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
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
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與瓢而趨注云負之不如
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與瓢瓢必裂注云以手今
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
稱瓢為器則已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
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
強者危其主其今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
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
臣必見王獨立於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

有國者非王子孫也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其威內
扶注扶猶持也其輔外注輔謂股而治政不亂
不逆使者直道而行不敢為非今太后使者分裂
諸侯而符布天下操大國之勢徵強兵伐諸侯戰
勝攻取利盡歸於陶國之幣帛竭入太后之家境
內之利分移華陽古之所謂危主滅國之道必從
此起三貴竭國以自安然則令何得從王出權何
得毋分言不得非是王舉處三分之一也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
王曰今之如耳高注魏齊魏孰與孟嘗也卯之賢

此國策卷之三 廿二

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
 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
 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姚本
有左石皆中期推秦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
 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
 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
 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駮乘智伯曰始
 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
 灌安邑高注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高注平陽魏
 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不敢正躡

其踵而以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
應會之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
 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
 勿易也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我葬必
 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以
 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
 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
 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
 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
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
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
樂為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鬪故十攻而
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
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為言注張儀死
至韓之相
四十四年矣儀亦
未常在韓與必誤張儀之力多且割地而以自贖
於王幾割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
而更與不如儀者市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
也補注云此章多
有舛誤未詳

應侯曰鄭人謂王未理者以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
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
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
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主父者公子成李
非平原也言平原必誤
天下之王尚猶尊之言平原所為如此而
天下之王猶尊之是天下
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不知其實也言天下
亦
眩於名
實者也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
勿憂也請今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
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計者計

史記卷之九

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母相與鬪者投之一骨輕

起相牙者注輕猶忽相者以牙相噬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

唐睢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注大會也相與

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

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注曰言與之公與

秦計功者應侯唐不問金之所之金蓋者功多

矣今令人復載五千金隨公唐睢行至武安散不

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鬪矣注士得金復為秦故其謀不協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注趙括也曰然又即圍邯鄲乎

曰然曰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

以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邯鄲漢中禽

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

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欲

無為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注邢當作困於

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為趙天下之民不樂為秦民

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

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注趙

割地因以為武安功注如是不則起無大

應侯失韓之汝南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

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東門吳者其

子死而不憂其相室者注唯唯曰公子愛子

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長曰言嘗

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

臣奚憂焉臣亦嘗為子字為無為子時不憂原以

地故今亡汝南乃即與為無梁餘子同也臣何

為憂秦王以為不然以告蒙傲曰今也寡人一城

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

其情也其蒙傲曰臣請得其情乃往見應侯曰

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

而况於秦國乎今傲勢得為秦王為將將兵臣以

韓之細也顯逆誅奪君地傲尚奚主不若死應侯

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

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為汝南虜也

虜楚當
作慮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

年國兵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

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實三軍之俸有倍於

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

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

厚矣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舖餽以靡其財靡

其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勸
力同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
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
憂懼早朝宴罷早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
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
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
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
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
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
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

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
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
流血漂鹵鹵大盾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
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
平者已七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
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
擊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
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
功設諂用事良臣斥疎百姓心離城池不備既無
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

發梁焚舟以專民心心字元以字訛今更之也示
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
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
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
有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狐顧魏不欲
先用其眾魏恃擬作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
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注持不
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先出不擊魏軍既敗韓軍自
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者計利形勢自然
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

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充蓄積
養孤長幼以益其眾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
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
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
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
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
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
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睹其利
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
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

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
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
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
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
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
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
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慢誅
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
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
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

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天下之威
大邪臣聞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
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
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注云人謂王稽曰君何不賜

軍吏乎言惠及軍吏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謂不聽人之言

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

貴妻膏愛妾此令必行者也疑此句當在某士之下因曰母敢

思也收疑作致言不必思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姬曰某夕某

孺子內某士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鮑注有猶欲也

言父雖令之而非欲教之者人心固有鮑注言孺子其所欲令必不行雖賤不早於守閭嫗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眾口所移母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以反秦王大怒而欲無誅范雎范雎曰臣東鄙之賤人也開罪於魏遁逃來奔臣無諸侯之援親習之故王舉臣於羈旅之中使職事職主也天下皆聞臣之身與王之舉也今愚惑與罪人同心而王明誅之是王過舉注昔舉而今誅顯於天下而為諸侯所議也臣願請之是舉之誤

藥賜死而恩以相葬臣注以相之禮葬之王必不失臣之

罪而無過舉之名王曰有之遂弗殺而善遇之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

而技藝之注試之以事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於其

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童臣

願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

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

任重而行恭有恭敬之行智者功大而辭順言辭順故民

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

不樂後也正注云國既廣矣民不樂其後復有事也功業高世者入主

不再行也大功可成而已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恐力竭而

危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注復於無事功大而息民

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必

於其已邑注必欲戰服使為已邑趙僅存哉注言所然而四

輪之國也四方輪猶四達言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

利也意者地廣而不耕民羸而不休又嚴之以刑

罰則雖從而不止矣注言且去之語曰戰勝而國危者

物不斷也注言戰事不止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民既

則地不入矣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注父雖責

權安得不輕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注言求之不止雖故

識乎補此二字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

明乎輕之為重者王秦王曰寡人察兵息民則天

下必為從將以迎秦注我息兵戰則天蘇子曰臣

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迎秦也臣以田單如

耳為大過也豈獨田單如耳為大過哉天下之主

亦盡過矣夫慮收亡齊罷楚敵魏與不可知之趙

注言其存亡不可知欲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愚也夫齊威

宣者世之賢王也德博而地廣國富而民用將武

而兵強宣王用之後破韓威魏以南伐楚西攻秦

秦為齊兵困於殺函之上言秦不出關十年攘地言擡取秦

也秦人遠迹不服注遠跡畏而避也然終不服而齊虛戾補注

國為虛厲釋文虛音墟李云音無人曰虛死而夫無後曰厲恐此戾即厲言用兵久而齊困也

齊兵之所破韓魏之所以僅存者言齊雖破韓魏其國僅存以其何也是則伐楚攻秦而後受其

殃也言務攻伐人國今富非有齊威宣之餘也辭

世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而將非有田單司

馬之慮也司馬攬首故破齊罷楚敵魏不可知之趙欲

以窮秦折韓臣以為至誤臣以為從一不可成也

言合從無客有難者今人有患於世所訂文夫刑

名之者皆曰白馬非馬也已如白馬實馬乃使有

白馬之為也注如使白馬實馬必有白馬之為而天下之馬不皆為白馬故曰非馬

此臣之所患也注言難者皆無端若此昔者秦人

下兵攻懷服其人三國從之趙奢鮑佞將絕楚有

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注四

起救懷而不救又聽秦之自去不追擊之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

亡其注亡其憎懷而愛秦邪夫攻而不救去而不

從是以知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自困

鮑不救不從此趙故裂地以敗於齊田單將齊之

良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終身不敢設兵以攻秦

折韓也而馳於封內言馳於齊封之內而不外事識從之一成

惡存也言知從成有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

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張儀說秦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知知而不言

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

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

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

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

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

天下之府庫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

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

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

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

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

戰頓足徒楊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以死自

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斷死不同而民為之者是

貴奮也言貴奮死一可以合十補注一本四合字

也義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

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

言奮勇有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善天下

莫如也以此與天下言與天天下不足無而有也

言無并天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
下之易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
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鄰諸侯不服
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注猶言無他事謀臣皆不盡其
忠也臣敢言往昔昔者補注韓本臣敢言往昔者兩
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
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是以
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
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
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

入戰大破荆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
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
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二晉然則是一舉而
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
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
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以固已無
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注比密也言其志親密而軍華
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
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
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二晉然則

戰國策卷之六十一

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
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
散民之社王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
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
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露謂霸
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
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也號令不
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國亡
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
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

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則是邯鄲不
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
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
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
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沱以北不戰而
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
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荆以東弱齊燕
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大
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
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大王之明秦

兵之強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敗於亡國是
 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
 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鄲不能拔也
 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
 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
 勝之道也注厚猶大又交罷却注交秦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
 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注度其兵力
 至由是觀之臣以天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
 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
 志甚故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栗

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
 昔者紂為天子師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
 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
 將素甲三千領戰一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
 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智伯師三國之衆以攻趙
 襄主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
 數策占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
 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得兩國之衆以攻智伯之
 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
 千里名師數百萬秦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

莫如也以此與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
 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
 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
 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
 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
 王新臣以徇於國注循行也以示於人也以主不忠於國者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鮑注人奪也兩雅
 也禹鼎間應侯任鄭安平注魏齊困范魏以二萬人降
 趙王稽皆負重罪注通諸侯也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
 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

駭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
 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
 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
 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
 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
 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質猶體秉義行道施德於天
 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
 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
 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注言其澤流千世稱

之而母絕母無通注云此下豈非道之符而聖人

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

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

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

極身母二注極身猶盡公不還私注還反信賞罰

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答欺舊交虜魏公子

卬卒為秦禽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

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

義不顧毀譽必欲霸王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

越王王雖困辱悉忠而不解王雖亡絕盡能而不

離多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

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

無憾悔何為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

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

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

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

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戮辱憐其

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聖

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注間

言有

管仲不足大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注間

言有

言有

言有

際可 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力
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
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
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
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不欺舊故孰與秦孝楚悼
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主固親忠臣
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為主正亂批患折難廣
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
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
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

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
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一匡天下至葵丘
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於天
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
呼駭三軍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
也夫商君為孝公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
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
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
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
郢再戰燒夷陵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強趙北坑

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流血成川沸聲若雷使
秦業帝注有帝業自是之後趙楚懼服不敢攻秦者
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
於社郵吳起為楚悼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
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南攻陽越北并陳蔡破
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功已成矣卒支
解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剽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
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踐終拮而殺
之補注拮姚本作拮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此
所謂信而不能屈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

然避世長為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
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
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以決
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棧道千
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
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白
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
者授之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
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焉應侯曰
善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

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人甚
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
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強起應侯
遂稱篤篤猶甚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
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
乃謝病歸相印號為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
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
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孝文王

涿陽人呂不韋賈於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而謂父曰

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
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
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願往事之秦子
異人質於趙處於邯鄲故往說之曰子侯注異人
異母兄
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母於中注異人
曰異人
無寵如
無母然外託於不可知之國注史言趙不禮之
故禍福未可知也
曰倍約身為糞土今子聽吾計事求歸謀求歸可
以有秦國吾為子使秦必來請子乃說秦王后弟
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
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君之府藏珍珠寶玉

君之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其年
 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
 朝生注才推也說有可以一切而使君富貴千萬
 歲寧於泰山四維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
 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侯有承
 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侯立士倉
 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於
 趙無母於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
 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
 陽泉君曰然入謂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

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於中
 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
 計注留不是抱空質也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
 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注必以畔施是自為德講恩德講
 於於秦王老矣一日晏駕雖有子異人不足以結
 秦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王后說其
 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
 王使子誦注誦所子曰少棄捐在外嘗無師傅所
 教學不習於誦王罷之乃留止問曰注問政陛下
 嘗軼車於趙矣注軼碾車本言趙之豪傑得知名

者不少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
使以存之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王
以為然竒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
人子莫若楚立以為太子子楚立以不韋為相號
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為華陽太后諸侯
皆致秦邑注致邑為太
后養地也

莊襄王

始皇帝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
而燕太子質於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相燕張唐辭

曰燕者必徑於趙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文信
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
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
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
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
之也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而為孔子師今臣生
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矣以遽言叱也甘羅見
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
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
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

之應侯之用秦也孰與文信侯事曰應侯不如文
信侯專曰卿明知為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其
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
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
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今庫具車廐
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
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見趙王趙王郊迎謂趙王
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
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
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

以不相欺者無與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王齋
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
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
谷三十六縣與秦什一

秦王欲見頰弱曰臣不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
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頰子曰天下有
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
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頰子曰有
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鈇推耨之勢
苗器耨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

無其實而有其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是者而
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
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為萬乘無孝之名以
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恃然而怒辯謂頊弱曰山
東戰國有六威不掩於山東而掩於母注始皇母
本口不韋姬通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
之戰國可兼與頊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
胸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
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
貧恐不能給也頊子曰天下未嘗無事也非從即

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則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
養且敬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亦充軍國
之用矣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遊韓魏入其將
相北遊於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頊子
之說也

或為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為安人衆不足以
為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桀紂之後將存昔
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強何若舉左案齊舉右案
魏言能案止案兵厭案萬乘之國二國千乘之宋也秦
能案止一國之兵則秦案剛平衛無東野芻牧薪
視二國猶千乘之宋矣

採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於累卵天下之士相
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謂還質子而朝於邯鄲之君乎
於是天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令朝行魏伐邯
鄲因退為逢澤之遇乘夏車注夏中國也稱夏王一朝
為天子天下皆從齊宣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
抱質執壁注質質同為屬為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郢威
王聞之寢不寐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齊
將遇於泗水之上而大敗申縛趙人聞之至枝桑
燕人聞之至格道格道不通平際絕注地缺齊戰敗
不勝謀則不得使陳毛釋劍注釋夜成有所擊引也釋二者不自

衛示卑也委南聽罪注委去南面之魯西說趙并說燕
內喻其百姓而天下齊釋注云不攻齊也於是天下積薄
而為厚聚少而為多以同言郢威王於側紂之間
臣豈以郢威王為政衰謀亂以至於此哉郢為強
臨天下諸侯故天下樂伐之也言楚以強臨天下故天下樂伐之
四國為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
焉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注財力而困也
百姓靡於外為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
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正注日乃資車百
乘金千斤衣以其衣鮑注以王衣也舞以其劍正注

劉本作帶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
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
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
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
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言賈蓋監門卒子也
嘗盜於梁臣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鮑曰世梁子繼世也
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為群
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諸
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
參考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

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注云妃匹也今王只忠王
而王不知也胥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
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
聽讒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
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
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
之讎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
南陽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
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
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詭醜大

誹注誹辱也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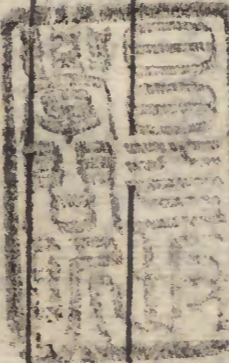
下隨務先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

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

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

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注無功而願也秦王

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國策卷第三終

文化丙子

